



人生感觸

### 沙龍記

董心 周末，尖沙咀彌敦道上的商務印書館，成了我和學生們相約的好去處。

上午10點，距離沙龍開始尚有1小時，學生已三三兩兩地入場了，不到半小時，書店二樓的演講廳挨擠地坐滿了人。一張張青春的面孔，頃刻間點亮了這個春天。我內心感動：他們有的住水圍、上水，一大早爬起來趕路，就為了參加沙龍、聽我的講座，一同在中華傳統文化的世界裏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實在令人欣慰。

上午11點，沙龍正式開始。第一講是《「西遊記」的法寶規則》。《西遊記》中的各路神仙和妖魔，都使用了哪些「法寶」？這些「法寶」又有怎樣的觸發機制和使用規則？而這些規則背後，又體現了中國人怎樣的傳統乃至哲學理念？我講得有趣，孩子們聽得有味，踴躍發言、分享見解。一場沙龍不過60分鐘，但這短暫的時光，卻如一條洗禮精神、傳承文化的紐帶，讓我和孩子們成了心靈、情感、文化都愈貼愈緊的好朋友。

兩天時間，從《西遊記》到李白、杜甫，從「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的委婉到「把酒問青天」的豪邁，我在一場又一場的沙龍裏，帶領一批又一批的學生們徜徉在浩瀚闊大的中華傳統文化世界裏。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心繫家園，迎來香港的又一個春天。

不少家長、老師和孩子們一同前來，座位不夠，他們就站着；門內的空間不夠，就立在門外，隔着窗子踮起腳，伸長了脖子，一站就是1個鐘。我的好友、中華基金中學她信校長來為我加油，連連誇讚這沙龍的形式「輕鬆、貼地」。他還說：「沙龍地點選得好，『既聽講座、又逛書店，愜意！』」



作者為沙龍活動主講《李白、杜甫與泰山》 作者供圖



心窩常開

### 閱讀看戲 愛滿世間

潘金英

我和妹妹明珠，是金庸迷，都愛看其著作，也看他著作被拍成之武俠電影。

我感覺電影是生活的一部分，電影是用影像去體驗不同的人生，反映着每時每刻生活中相關的某些喜怒哀樂、人性、命運中有趣、巧合、起落不能由人掌控的故事，看電影讓我似活了不同的人生，在電影裏可獲得不一樣的人生經驗，令人有所啟發、開竅、悟通。

電影也是用廉價之妙法去體驗多次的人生，特別令人心靈觸動、激動、動心。今年春節前，在家整理書架時，多次翻閱幾本金庸書，以豐富自己的內涵、情操、視野；正月初一下午，我和妹妹又去電影院看了內地和徐克合作攝製的大電影《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我非常開心。

我愛看金庸的武俠小說，他筆下不僅建構了波瀾壯闊的江湖世界，更蘊含了深厚的歷史底蘊、哲學思考和人性探索，對我輩當世產生深遠的影響，在我成長的多年歲月，我成文與我談金庸，論小說中的江湖人物，無論男、女，恍如識得的朋友般稔熟，皆可滔滔暢談呀。《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由肖戰演郭靖，英氣凜凜，眉宇間具一代大俠的風範。



電影海報 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 郝文公的民貴君輕

潘國森

每年由歲晚到年初，香港市面上街談巷議總少不得預測一年吉凶。香港人通常比較關心經濟，尤其是樓市股市的起伏。近年國際時局多變，誰料到忽然戰雲突起？大規模疫症頻發，香港面臨國際經濟大轉型，大家關心的問題就比以前更多樣化。有人不在其位，卻「膽粗粗」地「為香港求籤」，豈料求得下籤。僭越而「累街坊」，真是自招麻煩，不免要捱罵至少一年。

有網友問古人如何推算國運，可以「科普」一下。較為國人熟知的名著，首推那相傳為唐代李淳風作的《推背圖》。此書有許多版本，流通最廣的竟然有英人「曼根氏」(Macon)作跋，說是明末清初金聖嘆(1608年-1661年)的批本云云。據前賢分析，這全黑白本是清末民初術士偽託改造之物。當時國人通曉英語者少，拿這樣的破英文來恐嚇二十世紀下半葉出生的中國小孩是不夠的。筆者1995年在台灣出版的舊作《破開閻八月劫數》已有詳細解釋，說明是清末民初人重繪之物，並非原作。

傳說，宋太祖趙匡胤曾經吩咐臣下將《推背圖》竄改，並調亂原有次序再刊行，以此混淆視聽。帝皇

自己參考前代預言，卻不喜歡黎民百姓也知道天機！當年拙作付梓倉猝，排版錯字極多，實在對不起讀者，由是自感時機不佳，不宜多言。此後20年不公開談術數，直至2015年才重出江湖。因為拙作流傳未廣，這些年來仍然有人枉費心機去研究這個作偽極明顯的《推背圖》。人生幾何？真冤呀！

《左傳》有〈郝文公卜遷於繆〉的故事，郝國是春秋時代小諸侯國，計劃遷國前國君郝文公吩咐史官卜了一課。結果是：「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郝文公認為「苟利於民，孤之利也」。近臣卻進言說若不遷可以多活些年。郝文公卻說「命在養民」，既利民便遷國至繆地。不久郝文公就逝世，他的作為可以說是孟子那「民貴君輕」思想的先導。

預測未來的原理，是古人深信我們人姓之外，存在着比人大大得多的神明。通過各種術數手段，世人可以得到神明的指示，預知未來。郝文公問遷國的得失，史官的推算可說是神準。這個故事同時肯定了「宿命論」，郝文公可遷可不遷，在國運比國君個人得失更重要的大前提下，寧可命也不要。

問卜而得出兩難的結果，明年遷敢不敢「為香港求籤」？



名人鄉情

## 台山尋根

彭文慧 香港台山婦女會副會長、香港台山社團總會會董

我的尋根之旅發生在大約2010年，當時我已經在社會工作多年，可是在香港出生的我還沒有踏足過台山——我的家鄉。

我們台山人的祖先，有很多人因為生計要離鄉別井到海外打工，尤其是到美國三藩市。三藩市又稱為舊金山，去打工俗稱為掘金，可能是因為賺取的是美金。聽祖母說以前在台山生活十分窮困，所以曾祖父、祖父及很多台山鄉里為養家都出外謀生，在上世紀40年代很多台山人都去了三藩市。因為父親當時還很年幼，所以和曾祖母及祖母留在家鄉，然後轉轉到了廣州、香港，再到美國。

父親60年時學成回港，在南華早報當上了記者，負責法庭新聞，就在那個時候認識了母親，開始了他們的愛情故事。1966年左右，報社委派父親到加拿大做駐當地記者，父母親經歷了年多的異地戀，靠書信維繫感情，終於1968年底在香港結婚，而父親也尊重母親的選擇扎根香港。

父親是家中獨子，我從小就和曾祖母及祖母同住，家裏說的都是台山話，過節時節都有台山特色食品，台山人的習俗一直保留在我家，所以我是台山人的感受和概念深深藏於我的心裏。

中學後我和弟弟到三藩市升學，發現台山人在當地的影響力非常龐大，很多都已經是成功人士，而他們除了英語很多也會講台山話。在唐人街的餐廳、超市和商店，只要你講台山話，他們就會知道你是自己人、是鄉里，對你招呼會分外熱情。很多同學羨慕我和弟弟聽得懂和講得通台山話，而我和弟弟也非常自豪自己是台山人。

大學畢業後回到香港工作，一直想找機會到台山看看，可是親戚們都在美國，在台山一個人也不認識，所以計劃

久久未能實行。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在商會的活動中我幸運地認識了香港台山社團總會陳榮濂常務會長及其夫人香港台山婦女會吳明珍主席，他們兩位對台山建設和團結鄉親不遺餘力，也開啟了我的尋根之旅。

在陳氏伉儷的帶領下我第一次踏足台山，並在台品嘗美食。我終於吃到期待了數十年的黃鱔飯，兒時父親就經常提起這道台山名菜，這不僅是味道的享受，更是情感的寄託。我還品嚐了很多台山的經典美食，如清湯蘿蔔、台山蠔、糉子、鹹魚、蝦醬、臘腸等等。品嚐着家鄉的美食，談天說地，心中充滿着無限的幸福。

2016年我和丈夫梁文傑(他祖籍也是台山)參加了由台山市委統戰部舉辦的全台僑親大會，世界各地百多位台山僑界代表由香港、澳門、美國、加拿大、巴西、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墨西哥等地回到台山參加活動，然後再到北

京清華大學修讀國情研習班。家庭和家鄉是台山人非常重視的一環，回到祖國與鄉親團聚，雖然短短一星期和很多位都是初次見面，但大家都非常真誠地建立和鞏固關係，這鄉情和友誼的回歸，能讓我們感受到深刻的鄉情聯繫。

去年在台山市委統戰部的協助下，我回到彭沙坑豬俚嶺村，找到了兩間祖屋，也見到了兩位彭村長，分別是老村長和現任的村長。老村長認識我的父親，小時候曾經一起在村裏生活。現任村長更找出有過百年歷史的彭氏族譜給我們看，令我信感驚喜和暖心。故鄉的鄉親們純樸而熱情，鄉里之間互相幫忙和關心，讓我這次深度的尋根之旅感受到濃厚的人情味。

我已經加入了香港台山社團總會及香港台山婦女會，希望能夠把珍貴的台山歷史及文化傳承給海內外的台山鄉親和下一代，讓他們也感受到無私的關懷和故鄉的人情。



本文作者(中)在台山祖屋前拍照留念。 作者供圖

## 阜華大廈



信而有征

劉征 我在武漢住在街道口附近。這裏一條大街兩邊開，左邊是武漢大學，右邊是華中師範大學。在華師後面，還有武漢理工大學。總之，街道口算是一個大學生聚集最多的地方了。

然後有一棟很不起眼的大廈，叫阜華大廈。有一天，我的一個研究生凱撒跟我推薦此地，說：「老師，這裏挺好的。」說完，好像不太放心，又加了一句：「很像香港的九龍城。」然後，又加了一句：「我就在這裏剪髮，剪得很好。」

沒過幾天，我就看了《九龍城寨之圍城》，鄭保瑞導演、古天樂和林峯主演，還有香港新生代演員。

然後我就完全理解了我這位學生給我推薦此地的原因，他是把阜華大廈類比成了一個浪漫的江湖。就像《九龍城寨之圍城》所描述的，這地方已經成了一個記憶，就像一個江湖的縮影，有一切的恩怨情仇，以至於我們似乎回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黑幫電影的黃

金時代，在當時，香港黑幫電影風靡東南亞，乃至在世界上，它都獨樹一幟。

阜華大廈就是一個大學生心目中理想的避難所。對於一個還沒有步入社會，僅有一些零用錢，又面臨各種作業和比賽的大學生來說，沒有比一個包羅萬象，又便宜的地方更吸引人了。其實，從外表看起來，它只是被夾在各種高樓大廈之間一個很不起眼的大樓。僅有上去的一部電梯，一到周末，就大排長龍。裏面的布局也是那種商住兩用的大樓樣式。每一層有幾戶門臉。走廊相當狹小，只有三四平方米。這些單元房當中開滿了檯球檯、小酒吧、青年旅館、足浴和私人影院。依我說，它倒更像香港的重慶大廈和重慶的紅鼎國際。總之是一切玩樂都有，不過比起大商場來，這裏物業費更低，裝修也不及大商場精緻。大家都把這幾個地方譽為烏托邦式的存在。有時想想，當一個人不再關注物質層面，或者物質門檻很低的時候，人就會專注於感受和精神層面的東西，這些地

方因此才充滿生機。

就好像我的這位學生，他在將阜華大廈比作九龍城之前，剛剛看完了《九龍城寨之圍城》，然後還特別強調他就在阜華大廈剪髮。因為在「九龍城寨」裏黑幫老大龍捲風就開了一間理髮館，他是這座城寨的靈魂。我所知道的重慶大廈也是王家衛鏡頭下的《重慶森林》，或者再加上一部，許鞍華的《天水圍的日與夜》。這些電影當中描述的地方都十分貧窮，可這幾位卓越導演只關注了生活當中的性情。其中有愛、恩義、平淡而寧靜的鄰里溫情。在這些導演各自的風格當中，這些主題都呈現出不同的光譜。

我想我要感謝我的這位學生，他將這個地方類比了一個能夠想像出來的地方。即便這裏我未曾去過，或者只從門前經過，可它發生的事情是我所可以理解的。不需要經驗、不需要解釋，也不需要反思，就是一種人人都擁有的天然的感覺，被展現在重要的位置上來，令感覺至上了。



翠袖乾坤

### 學生哪兒去了

余似心

新冠疫情後世界起了顛覆性的改變，大家更依賴網絡進行聯繫。當中我發現有一個明顯現象，就是課餘學習的學生大幅消失了。

香港人向來喜愛學習，大型的工人學習中心、校外課程、各性質的中心和會所等等，都舉辦很多不同的學習班。往時每逢開課季節，著名的中心便大排長龍，「求學者」惟恐報讀不上心儀的班，那大清早便人山人海的場面仍歷歷在目。

人事易移，如今負責這些課程的職員朋友都訴說：「學生難求！」不少課因收生不足而取消，當中不乏曾是一位難求的課程。

學生們怎麼竟一下子消失了？我想當中包括了多個原因：經濟差了些，確實有點讓人心寒，可見沒生意的沒工作的為數不少。經濟不景又哪來心力和閒錢去進修和學習？

在家裏看世界：3年疫情，大家都習慣躲在家裏，在家裏吃、在家裏活動、在家裏工作、在家裏開

會、在家裏學習。學生曾長時間不用上學，透過互聯網與老師聯繫。日子下來，大家對互聯網的操作更熟悉，也對外面世界所提供的資訊和學習途徑更了解。

人工智能急速發展：大家可能不知，在二手書回收的活動中，字典是送出最多書種之一。上一輩翻爛字典的年代已不復返，手機在手，按幾個鍵，便隨時查到幾十個國家文字的翻譯、用法和發音，學外語已成了輕鬆事。最重要的是，資訊豐富，眾多的人工智能軟件，飛速地為你提供所需的資訊，替你寫一篇大學論文，分析上至天文下至物理的難題，也只不過一分半秒的時間，這驚人的發展，不正是取代了老師的需要？

網上學習班：加上網上有無數的各類學習課程和資訊，足以令你成為專家。

這種種原因導致愈來愈少人願花錢和交通時間報讀實體課程。當然互動式的課堂學習較網課效果截然不同，期待香港經濟盡快復甦，學習班又見熱鬧！



網人網事

### 當婚姻不再必答

狸美美

民政部前兩天出台了一紙數據，雖已盡量低調，卻仍然第一時間驚動了世人：2024年中國內地結婚登記數僅為610萬對，創下45年新低。

無法忽視的數字，猶如投入湖面的石塊，不僅激起關於人口結構的波瀾，更折射出整個社會價值坐標的悄然偏轉。婚姻，這個人類社會中最重要的關係之一，正在今天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個環境下，經歷一場靜悄悄的解構。

在北上廣深的咖啡館裏，年輕白領們正用Excel表格核算婚姻成本：在「房價」和「育兒費」的兩大統領下，各細項開支以思維導圖的方式逐漸蔓延成一張經濟蛛網，把算賬人牢牢困在網中央。眼上模擬推演的結果——僅養育一個孩子到大學的費用，就相當於一個深圳程序員未來15年的全部積蓄——這很難不讓人猶豫。當「丈母娘經濟學」(男方要買婚房)遇上「躺平主義」，很多人心中的婚姻意義，也從情感契約異化為資產負債表合併。用計算器的理性丈量紅氈的溫度，是這個時代的一聲嘆息。

還有愈發壯大的獨立女性群體，也正重新定義婚姻的意義。教育部數據顯示，2023年高校女生佔比已達到52%；而「女高管」近年來也在不斷增多，尤其是互聯網、消費、教育等行業尤為明顯。而伴隨教育權和經濟權覺醒的第三部曲，正是生育權。當婚戀市場還在用「剩女」標籤製造焦慮時，愈來愈多的獨立女性正在職場晉升通道與凍卵技術之間，尋找第三種人生解法。

此外還不能不提的，是這一代年輕人觀念上的變化。在老齡化社會的倒影中，代際觀念的鴻溝正在擴大。如今的父母們，仍然熱衷在公園相親角裏執着交換孩子的學歷證書和房產證複印件；而同一時刻，被交換八字的子女們，卻專心致志在元宇宙裏構建虛擬親密關係。這種時空錯位構成荒誕的鏡像：老一輩仍在傳統腳本裏尋找繼承者，新一代卻已切換至「開放關係」「合約婚姻」等全新的沙盒模式。

對於未來的人口結構和人力資源來說，「610萬對」自然不是什麼妙事，但所有的事情都至少有兩面。婚姻登記處的冷清，也不妨解讀成是一種社會進步。當「三十而立」變成「三十而慮」，當「成家立業」拆解為「先立業再成家」，這種摒棄了傳統慣性和集體盲從的個人思考和選擇，本質上正是對生命多樣性的認可。

成都玉林路的小酒館裏，38歲的書店老闆和人工智能討論着濟慈的詩句；深圳前海的共享辦公區，4位不婚主義者組成養老互助聯盟。這些新的社會單元，正在書寫「家庭」的另類註腳。我們正在見證的，也許是婚姻的消亡，也許是親密關係的文藝復興。而這一切並無論好壞，畢竟在生物學中，「Evolution」之正解，從來都是「演化」而非「進化」，沒有「最好」，只有「適者」。

夜幕降臨時，外灘的霓虹燈依舊勾勒出萬家燈火，只不過每扇窗裏遵從的不再是同一個腳本。當社會能夠讓單身母親從容、讓丁克夫妻篤定、讓不婚者自在，是「文明」更成熟的表现。